

由主的手引导

哈巴谷的两块版

Jeff Pippenger

2012-10-16

哈巴谷的两块石版 4/95

对我来说,要在大约一小时的讲述中讲完八页笔记,已经是相当困难的了.你们若留意,就会发现我们有二十页;所以,我只是先说明,我并不打算把这些笔记逐页念完.我打算读其中的一些段落,为的是那些通过 LiveStream 收看、并且能够下载这些笔记的人;也为着那些最终在 DVD 上观看此内容的人,使他们即便尚未得到这些文章,也能在记录中为自己保存这些内容.我们现在所论及的是«哈巴谷的两块版»,而此刻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试图证明:怀爱伦与这张 1843 年图表所代表的真理是一致的.

我们昨天结束的前三场讲论表明,怀爱伦在«早期著作»第236页中,清楚而明确地认可2520时间预言为有效.

当她论到1844年3月第一次失望时,她说,在那次失望之后,米勒派继续查考圣经,并且他们发现,那曾引导他们将2520、2300和1335预言时期定在1843年的同样证据,如今也在1844年被认明,证明这些预言时期结束于1844年.我们也曾讨论过,她所能指的预言时期,惟有这两个〔指1843年图表上的2520和2300〕,而不是1335.1335开始于公元时代,它结束于1843年.因此,她是在为2520和2300年预言的理解加上她的认可.

接着她进一步说,在那一段时期,当他们开始证明三个时间预言都于1844年结束时,这就引发了那场逼迫,将米勒派逐出了教会.因此,并非巧合的是,在世界的末了,男男女女因提出说明2520为何于1844年结束的信息,而正在复临教会中遭受逼迫.

由主的手所引导

那么,现在我们要转到另一个题目,就是这里这一项〔指1843年图表上的AD508〕.你们若还没有查考过这些图表,就会发现,怀爱伦姊妹论到这幅1843年图表时说:“我看见主曾指导这图表”;她又论到这幅1850年图表说,上帝曾参与这图表的出版.因此,她已经告诉我们,上帝参与了这两幅图表的制作,而它们的结构在人的层面上也是有意安排的.米勒派如此编排是出于刻意,但这乃是照着上帝的设计.

在这里,从公元前677年往下直到他们所相信的公元1843年,这一栏〔指1843年图表左起第二栏〕就是界定2520的那一栏;它始于公元前677年,而他们认为终于公元1843年.

他们在1850年图表上保留了这一直观的图示,从这里〔指左起第三栏〕公元前677年直到这里,公元1844年.这就是同时存在于两张图表上的2520那一栏.

而在这些柱子的正中央,两处都有十字架.

而在十字架正下方,就是对“常献的祭”的指涉.“常献的祭”的象征——异教,以及异教宗教的根源——乃是自我高举;而就在此处,你可以看见主的手在其中,并不一定是人的手绘制

了这两张图表。

对你我而言,或对任何人而言,若要使我们的自高自大从我们身上被除去,就必须来到十字架脚前;在这两张图表上都有所反映。那一教训已被说明。

当然,当我们谈到2520的列,并且其中间有十字架时,我们知道,正如但以理书第9章所应验的,当基督来为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时,那一七等于2520天,而在那一七之半,祂被钉十字架。因此,在这些图表各自这些列的中间,我们看见十字架;这些乃是在表明基督为许多人坚定盟约的2520天。

因此,现在我们要来讨论“常献的祭”以及怀爱伦对此的认可。

9月23日,主向我显明,祂已经第二次伸手救回祂百姓中余剩之民,并且在这聚集的时候,必须加倍努力。在分散的时候,以色列曾被击打、被撕裂;但如今在聚集的时候,上帝必医治并缠裹祂的百姓。在分散的时候,为传扬真理所作的努力收效甚微,所成就的几乎没有,甚至全无;但在聚集的时候,当上帝伸手招聚祂百姓之时,为传扬真理所作的努力必达到其预定的果效。众人都当在这工作上同心合一,并且热心。我看见,现今在聚集的时候,任何人若援引分散时期的事例来作为现今规范我们的根据,都是错误的;因为若是上帝如今为我们所做的不比那时更多,以色列就绝不能被聚集。我已经看见,1843年的图表乃是主的手所指引的,不可加以更改;那些数字正如祂所要的;祂的手覆庇其上,并且遮掩了其中某些数字上的一个错误,使人不能看见,直到祂的手挪开。

随后,我看明了关于“常献的”(但以理书 8:12)的事:“祭”这个词乃是人的智慧所添上的,并不属于原文;主已将对此的正确见解赐给那些传扬审判时辰信息的人。在1844年以前,当众人尚且合一之时,几乎都一致持守关于“常献的”的正确观点;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其他见解被采纳了,随之而来的便是黑暗和混乱。1844年以后,时间就不再是一个试验,并且以后也永不会再成为试验。

主已指示我,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必须传扬出去,并宣告给主那分散的儿女;但这信息不可系于时间之上。我看见,有些人因传讲时间而生出一种虚假的激动;然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比时间所能赋予的更为有力。我看见,这信息能够立足于其自身的根基之上,并不需要时间来使其增强;它必大有能力地传开,完成其工作,并要在公义中缩短成全。

随后,我蒙指示注意到一些人,他们陷于极大的错误之中,竟相信往旧耶路撒冷去乃是他们的本分,并且以为在主来临之前,他们在那里有一项工作要作。这样的见解足以使人的心思和兴趣偏离主当前借着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所进行的工作;因为那些以为自己仍要往耶路撒冷去的人,他们的心思必专注于那里,他们的资财也必从现代真理的圣工中抽离出来,用以使自己和别人前往那里。我看见,这样的使命并不能成就任何真实的益处;要使极少数犹太人相信基督第一次降临,尚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更何况要使他们相信祂第二次降临。我看见,撒但在这事上极大地迷惑了一些人;而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周围的生灵原可藉着他们得帮助,并被引领去遵守上帝的诫命,但他们却离开这些人,任凭他们灭亡。我又看见,旧耶路撒冷决不会被重建;并且,撒但正在竭尽全力,在现今这聚集的时候,引导主儿女的心思转向这些事,好使他们不能将全部的关注投于主当前的工作,并使他们忽略那为主的日子所必须作的预备。”《早期著作》,74-76页。

我们将要指出几件事。我们有一段出自《早期著作》第74页的引文。这个问题我们先前已经讨论过,在这次讲述中将要涉及的许多事项,我们过去都曾处理过;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明白,

《早期著作》中的这段文字曾经历过一个演变过程。就其如今在《早期著作》一书中的样式而言，人们会利用《早期著作》中的内容来曲解真理；但是，如果你回到原始文献资料，那些曲解真理之人的论据便被除去了。

因此，关于这一点，有许多话可说。我这里只要指出几点，因为我们此处所讨论的是“常献的”。但是，在《早期著作》这一段文字中，我要你们留意最开头的两点思想，即九月二十三日。

好的。9月23日，若你对此并不熟悉，你可以在这里写上1850年；1850年9月23日。这对于正确理解“常献的祭”具有影响。

第一段的结尾是一段陈述，乃是我们过去几天在此已经论及的：“我已经看见，1843年的图表乃是由主的手所指引的，并且不应更改；其上的数字乃是照祂所要的；祂的手覆庇其上，并遮掩了其中某些数字上的一个错误，使人人都不能看见，直到祂的手挪开。”

第二段说：“随后我看见关于那‘常献的’（但以理书 8:12）……”现在，我要你们先把这一点记在心里——毫无疑问，主若愿意，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一点——当“常献的”在 1843 年图表上被表示出来时，就在这里，写着：“除掉常献的”；又写着：“但以理书 12:11，12。”而在 1850

年图表上，当它论到“常献的”时，写着：“异教的统治，或常献的被除掉时，但以理书 11:31。”因此，在这两张图表上，他们根据但以理书 11:31 和但以理书 12:11 所指出并加以强调的，乃是“常献的”被除掉。明白吗？

在但以理书 11:31 和但以理书 12:11 中，被译为“除掉”的希伯来字是 sur，其意为“拿去”；其意为“除去”。

然而，在《但以理书》第 8 章第 11 节中，说到“常献的”被除去时，所用的是另一个不同的希伯来词。这个词是 rum，其意为“举起并高举”。

因此，威廉·米勒使用的是《克鲁登经文汇编》，而《克鲁登经文汇编》并不能使你对希伯来文或希腊文获得任何洞见。所以，主当时正在引导米勒派；因为，在《但以理书》中提到“常献的”之处共有三处，即《但以理书》第 8 章、第 11 章和第 12 章，而在第 11 章和第 12 章中，那被译为“除掉”的希伯来文，其意思就是“除掉”。而他们在这些图表上所强调的，正是当异教被除掉之时，1290 日和 1335 日这两个预言便要开始。

但是，在《但以理书》第 8 章中，当“常献的”被除去时，所说的并不是被移除；所说的乃是异教之宗教被高举、被尊崇。因此，米勒派是正确的。他们引用了《但以理书》中那两章论到“常献的”被除去的经文。

但在《早期著作》中，并且当我们回溯原始文献资料时，你将在本章看到，起初并没有这处但以理书 8:12 的引文。我不知道在 1882 年印行《早期著作》时，是怀爱伦吩咐他们把这段加进去，还是某位编辑将其置入其中。我并不因此感到受威胁，因为这里并不是在谈论那“除去”的事。

第二段中说：“随后，我就但以理书 8:12 所说与‘常献的’有关之事看见，‘祭’一词乃是人的智慧所添补，并不属于原文；主将对此的正确见解赐给了那些发出审判时辰呼声的人。”

几年前,我们在德国与一些德国著名的牧师和几位德国神学院教师有过一次聚会;当时由我作陈述,而他们则向这信息投掷石头。

那里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牧师,他提出了一个关于这节经文的愚蠢论点之一.他所说的是——而且关于“常献的”有好几个愚蠢的论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愚蠢的论点经常被使用,我们也要把它记录在这里.其内容是:“随后我看明了关于‘常献的’(但以理书 8:12)的事,就是‘祭’这个词乃是人的智慧加上去的,并不属于原文;主已将对此事的正确看法赐给那些传扬审判时辰信息的人。”这里的愚蠢论点是:他们说,怀爱伦在这里并不是在支持“常献的”;她是在支持先锋派的理解,即“祭”这个词是由人的智慧加添的,并不属于原文.明白吗?所以,这位意大利牧师所提出的,正是这个论点.

我说:“那么,请把下一句话向我解释一下,牧师.”

接下来的句子说:“当联合存在之时,在1844年以前,几乎所有人都一致持守对‘常献的’的正确见解;.....”这并不是在谈论凭人的智慧将 sacrifice 一词加上去的正确看法.艾伦·怀特在这里——而这一点很难,这对今日复临信仰中那些拒绝听、拒绝看的人来说,实在是很难——这一段,也许比《预言之灵》中任何别的一段,都使更多神学家因此失去他们的救恩.我并没有夸张;我认为这大概是准确的.

在二十世纪初,当关于“常献的祭”之错误观点被引入复临信仰之中时,凡是在这一问题两方争战的人,都知道他们所争论的正是这一段.当斯蒂芬·哈斯凯尔起来为先驱者关于“常献的祭”乃是异教主义的观点辩护时,他做了什么呢?他重印了这张1843年图表,并把这一段置于图表底部.因此,这一段便成了争议的焦点,而就在这里,许许多多的人自取败亡,仆倒而死.

所以,至少就我希望你们在这里看见的最低层面而言,因为近来有像白马事工的史蒂夫·沃尔伯格这样的人,他一直在反对这信息.而他的一个论点是:“嗯,怀爱伦从来没有对‘常献的’持什么立场,所以我也不必有.”这实在是一个极其愚蠢的立场.但是,即便我们姑且承认他所说的可能性——怀爱伦对此并没有持定立场——她在这段引文中说了什么呢?她说,先驱们对此持有正确的见解.即使她自己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她在这里仍是在说:对此有一种正确的见解;这就意味着也有错误的见解,也许还不止一种错误的见解.

你们有像 Vance Ferrell 这样的人.Vance Ferrell;人们对 Vance Ferrell 的预言性解释抱有信心,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Vance Ferrell 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但他说“常献的”同时代表异教主义和基督在圣所中的事工,他是其中之一.明白吗?他的意思是,这个象征同时代表撒但和基督.

那样的推理所运用的是何等样的分辨力呢?

好吧,怀爱伦姊妹,无论此处的“常献的”所指为何,她都说对此有一种正确的见解.因此,至少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表示同意,对吗?

“随后,我看明了那与‘常献的’(但以理书 8:12)有关的事:‘祭’这个字乃是出于人的智慧而添上的,并不属于经文原文;主将关于此事的正确见解赐给了那些发出审判时辰呼声的人.1844年以前,在联合尚存之时,几乎众人对于‘常献的’都持守正确的见解;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人们又接纳了别样的看法.”

这就是我对那位意大利牧师所说的话。我说：“好吧。你能否给我提供一些历史资料，说明在1844年之后，对于‘sacrifice’一词曾有其他观点被接纳？”

而此时他在某种程度上又从那件事上退缩了。

自1844年以来，关于“常献的祭”又有其他见解被采纳，而它们产生了什么呢？黑暗和混乱。

请在“黑暗与混乱”之下画线，因为当怀爱伦姐妹进一步论到“常献的”时，她谈到了黑暗与混乱，而今晨我们将向你们展示其中的一些。

对“常献的祭”持错误的看法，就会产生黑暗与混乱。

“自1844年以来，时间就不再是一种试验，此后也永远不会再成为一种试验。”

因此，就你们在此所看见的“常献的”而言，论点就在这里。今天的论点就在这里；这就是由怀爱伦的儿子所引入的论点。其他人也曾提出过这一点，但把它载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史记录中的人是他。其意思是：当你读这段经文时，你需要明白的是设定时间的语境。

——“关于常献祭，其他观点已被采纳”——“于是黑暗和混乱便随之而来。自1844年以来，时间就不再是一个试验，此后也永不会再成为试验。”

主已向我显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必须传扬出去，并向主分散的儿女宣告；但这信息不可附着于时间。

你明白为什么威利·怀特说，我们需要看待定日期这件事的时代背景吗？

这里谈到，对“常献的祭”之错误看法所造成的混乱；时间一直都不是一个试验；接着还有一段是论到设定时间的。

好的，你们必须明白这一点：这一段关于定时的文字，并不在原始出处文件中；而且，那句关于时间并未成为试验的话，已经被改动了。它歪曲了怀爱伦原本的思想。她并没有将任何关于定时的与“常献的祭”联系起来。这正是我们今晨所要查考的。

所以，正如我所说，我们不打算把这些页都读完。我只是要确保这些资料在你们手中，好让你们可以查验我所说的话；因为，作为一个人，我有可能会误导你们。

亚瑟·怀特——《预定时间的背景》

持守旧观点的人坚持认为，这一陈述的措辞 [《早期著作》，74-75页。] 乃是天上对米勒所持并最终由乌利亚·史密斯重述之“常献的祭”观点的认可。

亚瑟·怀特，威利·怀特之子，在其关于怀爱伦历史的六卷本著作中，谈到他父亲拒绝“常献的祭”之正确观点的立场时，在《EGW》第六卷第252页如此说道：

“旧观点的拥护者”——即认为“常献的”代表异教主义的人——“主张，这一段话的措辞 [Early Writings, 74-75.] 表明，天庭认可了米勒所持、后来又由乌利亚·史密斯重复提出的关于‘常献的’之观点。”

如果亚瑟·怀特要成为一位真实而准确的历史学家，你知道他本来会在那里怎么说吗？他本来只需要加上一个词；但是，亚瑟·怀特在这里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本来会说：“旧观点的拥护

者坚持认为〔而且这判断是正确的〕,这一陈述——坚持认为这一陈述的措辞〔《早期著作》,74-75页〕——把天上的认可加在了米勒所持、并最终由乌利亚·史密斯重复阐述的‘常献的祭’这一观点之上。”

但他在那里并没有表述准确.他不过是在陈述他们所持守的立场,仿佛他们所持守的有可能是错误的立场似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所持守的是正确的立场.

——“新观点的拥护者”——他的父亲威利、A. G. Daniells、W. W. Prescott,以及我此刻不打算提到的其他人——“新观点的拥护者认为,必须在其上下文中理解这句话——即设定时间的上下文。”

我们刚刚已经把他们在《早期著作》第74页中的论点告诉你.

——“新见解的拥护者认为,这一声明必须在其上下文中来理解——即定时的上下文.怀爱伦一再声明‘关于这一点,我没有亮光’ (Letter 226, 1908),以及‘对于所质疑的问题,我不能清楚地加以界定’ (Letter 250, 1908),并且当这个问题被催促她回答时,她无法作出明确的陈述,这些似乎都支持了他们的结论.他们也深信,借着怀爱伦所传出的信息,不会与历史上已经清楚确立的事件相冲突.” Arthur White, EGW, volume 6, 252.

原始版本——《Review and Herald》,1850年11月1日

《早期著作》第74页,是何时印刷的? 1882年;《早期著作》一书于1882年印刷.

然而,我们正在考察之《早期著作》中的这段文字,其原始出处乃是在《Review and Herald》1850年11月1日刊;你们的笔记中也有这一段.它包含数个段落;正如我所说,我们不打算将其全部诵读.

我们在第2页看到四段,然后在第3页看到四段: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将主近日在异象中向我所显示之事,简略地叙述给你们.我蒙指示,看见了耶稣的荣美,也看见了众天使彼此之间的爱.那位天使说道——“你们岂不能看见他们的爱吗?”——你们当效法它.照样,神的子民也必须彼此相爱.宁可让责备归于自己,也不要归于弟兄.我看见,有些人并没有在其清楚的亮光中领受这信息——“变卖你们所有的,周济人”;我们救主这话语的真正宗旨,并未被清楚地陈明.我看见,变卖所有之物的目的,不是要施予那些能够劳作并供养自己的人;乃是为要传扬真理.扶持并纵容那些能够劳作却闲懒不作的人,乃是罪.有些人热心参加一切聚会,却不是为荣耀神,乃是为着——“饼和鱼”.这样的人倒不如留在家中,亲工作,作“正经事”,以供给家人的需用,并且有所可以捐献,用以维持现代真理这宝贵的圣工.

我看见,有些人在为病人祈求医治这件事上犯了错,他们竟在不信的人面前如此行.我们中间若有人患病,便当照着雅各书5:14, 15所说,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我们应当效法耶稣的榜样.祂把不信的人从房里请出去,然后医治病人;因此,当我们为我们中间患病的人祷告时,也应当设法与那些没有信心之人的不信隔离开来.

随后,我被指示回想到耶稣独自带领门徒进入楼上的一间房中之时;祂先洗了他们的脚,然后给他们吃那擘开的饼,表明祂为他们舍去的身体,又给他们葡萄汁,表明祂所流出的血.我看见,众人都当明白其中意义,并在这些事上效法耶稣;而且,在遵守这些圣礼时,应尽可能

与不信的人分别开来。

随后,我蒙指示,看见七大灾要在耶稣离开圣所之后倾倒下来。天使说:使恶人遭致毁灭或死亡的,乃是上帝和羔羊的忿怒。因着上帝的声音,众圣徒必大有能力,威严可畏,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但那时他们并不执行那所记载的审判。审判的执行乃是在一千年结束之时。

“圣徒改变成为不朽之后,又一同被提,领受他们的琴、冠冕等物,并进入圣城,耶稣和圣徒便坐下施行审判。案卷被展开,就是生命册和死亡册;生命册记载圣徒的善行,死亡册记载恶人的恶行。这些案卷与法典之书——《圣经》——相互对照,他们便照此受审。圣徒与耶稣同心一致,对恶人的死人作出判决。看哪!天使说,圣徒坐下施行审判,与耶稣同心一致,按各恶人生前在身内所行的,量给他们应得的;并且在他们各人的名字旁边,记明他们在审判执行时所必须承受的。我看见,这就是圣徒与耶稣在圣城中、于圣城降到地上之前、贯穿那一千年所作的工。然后,在那一千年结束之时,耶稣、众天使以及与他同在的众圣徒离开圣城;当他与他们一同降到地上时,恶人的死人便复活了;那时,那些曾‘刺他’的人既已复活,就要远远地看见他在一切荣耀中,众天使和圣徒与他同在,并要因他哀哭。他们必看见他手上、脚上的钉痕,以及他们用枪刺入他肋旁之处。那时,钉痕和枪痕都要成为他的荣耀。正是在那一千年结束之时,耶稣站在橄榄山上,山便裂开,成为一片广大平原;而那时逃遁的人,乃是那些刚刚复活的恶人。随后,圣城降下,安置在那平原之上。”

于是,撒但将自己的灵灌注于那些已经复活的恶人之中。他向他们谄媚,说城中的军队人数稀少,而他的军队庞大,他们能够胜过圣徒,夺取那城。正当撒但在集结他的军队时,圣徒们却在城中,观看上帝乐园的华美与荣耀。耶稣在他们前头,引领着他们。忽然之间,那可爱的救主从我们中间不见了;但不久我们便听见他那可爱的声音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们聚集在耶稣周围;就在他关闭城门之际,对恶人的咒诅也宣告了。城门关闭了。随后,圣徒展开翅膀,升到城墙顶上。耶稣也与他们同在;他的冠冕灿烂辉煌。那是冠中有冠,共有七层。圣徒的冠冕乃是至纯的金子所制,并饰有星辰。他们的面容因荣耀而发光,因为他们正有耶稣的真像;当他们升起,并一同移动到圣城之顶时,我因这景象而心醉神迷。

于是,恶人看见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火从神那里向他们喷出,将他们吞灭。这就是审判的执行。随后,恶人照着圣徒在那一千年中与耶稣同心所量给他们的,照样领受了报应。那从神而出的、吞灭恶人的同一团火,也洁净了全地。那破碎残缺的群山都因烈火熔化,大气也一样,所有的草芥都被烧尽了。于是,我们的产业在我们面前展开,荣耀而美丽,我们承受了那更新了的全地。我们都大声呼喊:荣耀!哈利路亚。

我又看见,牧者在提倡任何他们以为《圣经》所支持的重要新要点之前,应当先与那些他们有理由可以信赖的人商议,就是那些经历过一切信息、并在一切现代真理上坚定稳固的人。这样,牧者就必完全合一,而牧者的合一也必为教会所感受到。我看见,这样的做法会防止不幸的分裂;如此,宝贵的羊群就不致有被分开的危险,羊也不致在没有牧人的情况下四散。——

然后,它以另外五段作结;我已将这五段为你框出,因为这篇文章中的这五段将会收入《早期著作》。这就是为何最后这五段被框了起来。

9月23日,主指示我,他已经第二次伸手救回他余剩的子民,并且在这聚集的时候,必须加倍努力。在分散的时候,以色列被击打、被撕裂;但如今在聚集的时候,上帝必医治并裹缠他的子民。在分散之时,为传播真理所作的努力仅有极小的果效,所成就的几乎是微乎其微,甚至

全无;但在聚集之时,当上帝已经伸手聚集他的子民,为传播真理所作的努力必产生其预定的果效.众人都当在这工作上同心合一,并且满有热心.我看见,若有人援引分散时期的事例来作为如今聚集时期治理我们的准则,那乃是可耻的;因为若上帝如今为我们所行的不比那时更多,以色列就永不能被聚集.真理借着报纸刊行,与借着讲道传扬,同样是必要的.

主指示我,1843年的图表乃是由祂亲手引导的,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应更改;那些数字正如祂所要的那样.祂的手覆庇其上,并遮掩了其中某些数字里的一个错误,使人都不能看见,直到祂的手被挪开.

随后,我看明了有关“常献的”之事;“祭”一词乃是人的智慧所添补,并不属于原文;主已将对此的正确见解赐给那些发出审判时辰呼声的人.1844年以前,在联合存在之时,几乎众人都在“常献的”的正确见解上同心一致;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别的见解已被采纳,随之而来的便是黑暗与混乱.

主向我显明,自1844年以来,时间就不再是一个考验;并且时间永远不会再成为一个考验.

随后,我被指示注意到一些人,他们陷于一个极大的错误之中,以为圣徒在主来临之前,还要先往旧耶路撒冷去,等等.这样的见解足以使人的心思和兴趣偏离上帝当前在第三位天使信息之下所进行的工作;因为如果我们将要去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的心思自然就会在那里,而我们的资财也会从其他用途上被扣留下来,为要使圣徒前往耶路撒冷.我看见,他们之所以被任凭陷入这极大的错误之中,乃是因为他们没有承认并离弃自己过去多年所陷于其中的错误.” «Review and Herald»,1850年11月1日.

你看见他们了吗?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好的.若我们进入这最后五段,你们就会看见,原文中有些内容与«早期著作»第74页所见的不同.

听众中有人问: 那么,你是说盒子中的这些都是原件吗?

方框中的这些内容,就是这篇原始文章最后的五段,这个方框正是圈住它们的.这五段最终被收入«早期著作»第74页.

但是,这是何时印出来的,这是何时写下来的呢? 1850年11月.

因此,我已将这五段中将要更动之处用黑体标出.这里将会发生一次变形;因为,在1851年不久的将来,«A Sketch of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and Views of Ellen G. White»将要付印,他们将把这几段取出,收入«A Sketch of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and Views of Ellen G. White»之中.而从这里 [«Review and Herald»,1850年11月之文] 到«A Sketch of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and Views of Ellen G. White»,这五段经历了一些细微的编辑性改动.然后,从1851年的«A Sketch of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and Views of Ellen G. White»到1882年的«Early Writings»,又有更多一些编辑性改动,而正是这些编辑性改动,使«Early Writings»第74页显得迂曲难解.

因此,在原始手稿中作为结尾的这五段里,第一段中“9月23日,主指示我.....”,那一处将要更改.

在接下来的几段中：“随后我看见……”；“随后我看见……”；“主向我显明……”；以及“随后有人指示我看……”；这些措辞都作了一些细微的调整。

以十三段揭示十项基本真理

但是,我要你们从原文这十三段中看见的是,她已经指出了十个主要事项.

现在我想起为何我把这些字句加粗了.并不是因为那些内容将要被更改.我是在为你们强调一件事:若你们留意,就会看见,在这十三段中,她被指示看见这个.....她被指示看见这个.....她被指示看见这个.....她被指示看见这个.而当她被指示看见一件事之后,在她告诉我们那件事以后,接着她又被指示看见另一件事,而那件事未必与她方才所看见的有直接关联:“我被指示看见这个.....;我被指示看见这个.....;我被指示看见这个.....”

你可以查考我所说的话,亲自阅读;但在这十三段中,向她显明了十项主要真理.

以下是她所蒙指示的内容.她蒙指示有关上帝的爱、有关奉献、有关为病人祈祷、有关圣餐礼、有关与千禧年相连的七大末灾、有关新亮光、有关1844年之后的招聚、有关出版工作、有关1843年图表、有关“常献的”、有关作为试验的“时间”,以及有关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若你仔细阅读,这并不是一种思想脉络的连贯展开.这乃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我蒙指示这事”的记述;她乃是记录自己所蒙指示的内容;并且,她所蒙指示的事,并不一定彼此相连.你必须看明这一点;因为,当他们开始把这些段落拼接在一起时,他们就开始制造出一种意思,仿佛她是在说某些她其实并没有说过的话.

«评论与通讯»,1850年11月1日

好的.请注意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出自1850年11月的那五段文字中的第一段.

9月23日,主向我显明,他已经第二次伸手,要救回他余剩的子民;并且在这聚集的时候,必须加倍努力.在分散的时候,以色列被击打、被撕裂;但如今在聚集的时候,上帝必医治并缠裹他的子民.在分散之时,为传播真理所作的努力仅有很小的成效,所成就的几乎微乎其微,甚至一无所成;但在聚集之时,当上帝已伸手聚集他的子民,为传播真理所作的努力必达到其所预定的果效.众人都当在这工作上同心合意,并且热心.我看见,若有人援引分散时期的例子来作为如今聚集时期治理我们的依据,那是可耻的;因为若上帝如今为我们所作的并不比那时更多,以色列就永不能被聚集.真理借着报刊发表,与借着讲道传扬,同样是必要的.

↓

那一段的最后一句说:“真理借着刊物发表,正如借着讲道传扬一样,乃是同样必要的.”好,这一思想将被搁置.

我们正在考量的五个段落中的第二段,在那里写着:“主指示我”,你们看,我已将它画了下划线.

——“主指示我,1843年的图表乃是由他的手所指引,其中任何部分都不应更改;其中的数字正如他所要的那样.他的手曾覆庇并遮掩其中某些数字里的一个错误,使人都不能看见,直到他的手挪开.”——

我之所以在本页顶部这四段中的一些内容下划线,是因为当其于1851年重新刊印于«A Sketch of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and Views of Ellen G.

White»时,那些地方将会有编辑上的改动.

好的.“主指示我”将被更改;“借着他的手”将被更改;“其中任何部分都不可更动”将被更改.

然后,在该页接下来的一段黑体字段落中 [第四段] 写道,

——“主指示我,自1844年以来,时间就不再是一个试验;并且时间永不再成为一个试验。”——

“主向我显明”,这句话将要被更改.次年,他们在«A Sketch of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and Views of Ellen G.

White»中,将要把那只有一句话的一段与前一段合并起来.他们将把它改成一整段.

但是,另外,如果某一个词或某些词是用黑体字标出的,那么还会有其他一些排版上的变动;我会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在第三段中写道,

——“随后,我就那‘常献的’看见:‘祭’一词乃是出于人的智慧而添上的,并不属于经文;主已将对此事的正确见解赐给那些传扬审判时辰呼声的人.1844年以前,在合一尚存之时,几乎众人都同心于对那‘常献的’之正确看法;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别的见解已被采纳,随之而来的便是黑暗与混乱.”——

随后,在该页下一段以黑体字标示的段落 [第四段] 中写道,

“主指示我,自1844年以来,时间就不再是一个试验;并且时间也绝不会再成为一个试验。”——

“主向我显明了,”那将要被改变.

次年,在«怀爱伦基督徒经验与见解概述»中,他们将把那一段仅有一句话的段落与前一段合并,改为一个段落.

他们将要吧“主向我显明”改成“我也曾被指示”.明白吗?他们要把那两段合并为一段,并且要把它改为“我也曾被指示”,是在1851年.

——“随后我被指示注意一些陷于大错谬之中的人;他们以为,在主来临之前,圣徒还要前往旧耶路撒冷,等等.这样的见解足以使人的心思与兴趣偏离在第三位天使信息之下上帝现今的工作;因为若我们要去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的心思自然就会在那里,我们的资财也会从别的用途中被扣留下来,为要使圣徒前往耶路撒冷.我看见,他们之所以被任凭陷入这大错谬之中,乃是因为他们没有承认并离弃自己多年来所陷于其中的错误.”«Review and Herald»,1850年11月1日.

但是,当你翻到«早期著作»时,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他们把“我又蒙指示”删掉了;而在«早期著作»中,这一段原本是这样说的:“在1844年以前,当时大家彼此联合,几乎所有人对于‘常献的祭’的正确见解都是一致的;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别的见解被接纳了,于是黑暗和混乱便随之而来.”他们把“我又蒙指示”删掉了,而下一句就是:“自1844年以来,时间就不再是一个试验.”这样一来,你便突然不知道,关于时间不再是一个试验这一思想,乃

是她所特别蒙指示的事项之一.你会以为,这原是她关于“常献的祭”的亮光的一部分,认为错误的见解产生了混乱.

那不是原文.你有原文.把它查清楚.

下一步(第二步)——1851年《艾伦·G·怀特基督徒经验与见闻纲要》

其次,在这之下,你会看到《怀爱伦基督徒经历与异象略述》,刊印于1851年;并且,你也会看到所发生之更动的细目,而其中有一项极其、极其重大的改变.

9月23日,主指示我,他已第二次伸手救回他余剩的子民,并且在这聚集的时候,必须加倍努力.分散的时候,以色列被击打、被撕裂;但如今在聚集的时候,神要医治并缠裹他的子民.分散的时候,为传扬真理所作的努力收效甚微,所成就的少之又少,甚至毫无成效;但在聚集的时候,当神已伸手聚集他的子民时,传扬真理的努力必达到其预定的果效.众人都当在这工作上同心合一,并且热心.我看见,若有人援引分散时期的情形作为例证,来支配我们现今聚集时期的行事,那是错误的;因为若神现今为我们所作的,不比那时更多,以色列就决不能被聚集.[已删去:真理借着报刊发表,与借着传道宣讲,同样是必要的.][段落合并]我已看见[先前作“主指示我”],1843年的图表是由主的手所指引的,[先前作“由他的手所指引”],并且不应当加以更改;[先前作“其中任何部分都不应当更改”]那些数字正是照他所要的而定的.他的手曾遮覆其上,将其中某些数字里的一个错误隐藏起来,使人人都不能看见,直到他的手挪开.

“随后,我看明了有关‘常献的’一事:‘祭’这个词乃是出于人的智慧而添上的,并不属于经文本身;主已将其正确的见解赐给那些发出审判时辰呼声的人.1844年以前,在合一尚存之时,几乎众人都在‘常献的’这一点上持守正确的见解;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其他见解被接纳,随之而来的便是黑暗与混乱.[段落合并]我也看见[先前作:‘主指示我’],自1844年以来,时间就不再是一个试验;并且时间永远不会再成为一个试验.”《怀爱伦基督徒经验与异象略述》,ExV 61-62.

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无关的时间

怀爱伦曾有一个与最终收入《早期著作》中的异象不同的异象.她有过数个异象;但她曾有一次异象,在其中有人告诉她一些事;有人向她讲述了一段话,她便将其写了下来.

“主已指示我,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必须传扬出去,并向主那些分散的儿女宣告;而且这信息不应系于时间之上,因为时间永不会再成为试验.我看见,有些人因宣讲时间而陷入一种虚假的兴奋;然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比时间所能给予的更为有力.我看见,这信息能够立足于其自身的根基之上,并不需要时间来加强它;它必大有能力地传开,成就其工作,并且必在公义中迅速完成.”《怀爱伦基督徒经验与异象略述》,ExV 48.

她在那里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绝不可再把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与时间联系起来,对吗?

阿们?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在哪里找到这个?它位于何处?

听众席中:(无回应.)

从听众席中:基督徒经历与观点概述.

«怀爱伦的基督徒经验与观点概述»,第48页,第48页.

好的.我们所讨论的这段引自«Review and Herald»1850年11月之文字,在«A Sketch of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and Views of Ellen G.

White»中何处可见? 它的位置是——若你回头查看你的笔记——在«A Sketch of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and Views of Ellen G. White»第61页和第62页.

你在«A Sketch of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and Views of Ellen G. White»中有一个异象,记载在第48页;随后你又有那个最终将收录于«Early Writings»第61至62页的异象.它们之间相隔了13或14页,对吗?

那么,到了«早期著作»这一点上,他们要怎样做呢? 他们要把第48页上的这一段取出来,插在她所说“时间不再是考验”那句话之后.他们要把两个异象拼接在一起.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听众中的一位男子: 是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听众中被指明的个人: (肯定.)

好吧,因为你是我所看到得到较少印证的那个人.

最后一步 (第三步) ——1882年«早期著作»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was in tears, and all the people wept with him. The cloud had departed from the sanctuary” (Spiritual Gifts, vol. 4a, p. 127). “How was Christ to become a king? It could not be till after His ascension. It was represented to me that Christ was accepted by His Father, and enthroned, after ascending to Heaven. It was represented to me that while Christ was in the sanctuary, and before enthronement, while He was accepted of God and his sacrifice accepted, He had not all the glories and power of the kingdom, and therefore could not then be a king on the throne of David; but after he was accepted, and his offering accepted, after ascending to Heaven, then He was enthroned and all Heaven bowed in adoration before Him. The first thing was to divide with His Father the throne of universal empire, and thus be a king, and receive all the glory and power of the kingdom. This was represented to me in the vision. I never had a thought before, that Christ was a king before this; and still the idea does not accord with my former views in relation to the kingdom. I still think the literal kingdom will not be set up till Jesus’ second advent. But this I saw, that Jesus rose up and shut the door and entered the Holy of Holies and entered upon the marriage, at the close of the 2300 days, in the autumn of 1844.”

“基督如何成为王呢? 这不可能在祂升天之前.异象向我显明: 基督在升天之后,被祂的父所悦纳,并被立于宝座之上.异象向我显明: 当基督尚在圣所之中、尚未登宝座之先,虽然祂已蒙上帝悦纳,祂的祭也已蒙悦纳,祂却尚未拥有国度一切的荣耀与权柄,因此那时祂不能作大卫宝座上的王;但在祂蒙悦纳、祂的祭蒙悦纳之后,在升天之后,祂便登上宝座,全天庭都在祂面前俯伏敬拜.第一件事,乃是与祂的父同分普世帝国的宝座,如此祂便成为王,并领受国度一

切的荣耀与权能.这一切都在异象中向我显明.在此之前,我从未想到基督在那以前不是王;而且这个观念至今仍与我先前关于国度的看法不相符合.我仍然认为,那有形的国度要到耶稣第二次降临时才会建立.然而,我所看见的是:在1844年秋、2300日结束之时,耶稣起来,关了门,进入至圣所,并开始赴婚筵。”

好的.现在,我回到你笔记的第6页;现在,你又有了《早期著作》.

“九月二十三日,.....我看见,1843年的图表乃是由主的手所指引的,不应当加以更改;其上的数字正如祂所愿意的;祂的手覆庇其上,并将其中某些数字中的一个错误隐藏起来,使人人都不能看见,直到祂的手移开.”

随后,我看明了关于“常献的”(但以理书 8:12)之事:其中“祭”字乃是人的智慧所补加,并不属于原文;主已将对此事正确的见解赐给那些传扬审判时辰信息的人.当联合尚存、即在1844年以前之时,几乎众人都同心于对“常献的”之正确见解;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人们采纳了其他观点,于是黑暗与混乱便随之而来.自1844年以来,时间就不再是一个试验,而且以后也永不再成为试验.

主已指示我,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必须传扬出去,并向主那些分散的儿女宣告;但这信息不可系于时间之上.我看见,有些人因传讲时间而生发一种虚假的激动;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比时间所能赋予的更为有力.我看见,这信息能够立于自身的根基之上,并不需要时间来使其增强;它必以大能传开,成就其工作,并且必在公义中缩短完成.

“随后,有人指给我看一些人,他们陷在一个重大的错误之中,以为前往旧耶路撒冷乃是他们的本分...”《早期著作》,74-76页.

之所以这里用了黑体,是因为这一段写道:“.....在联合存在之时,也就是1844年以前,几乎所有人对于‘常献的’都持有正确的见解;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别的观点被采纳了,于是黑暗和混乱便随之而来.自1844年以来,时间就不再是一个试验,此后也永不会再成为试验.”你需要记得,最初在她对这个异象的第一份记录中,她说的是:“我蒙指示,自1844年以来,时间就不再是一个试验,”而且那是另一段话.她曾确保,对于她所蒙指示有关“常献的”之事,与她所蒙指示有关时间成为试验之事,两者之间是有区分的;而下一段,就是谈到不可将任何相连的时间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联系起来的那一段,并不在原始异象之中.那是在《Life Sketches》第48页,而不是第61至62页.

但是,当你来到1882年的《早期著作》时,他们把那些材料汇编在了一起;因此,当你到了1930年代,在复临信仰中逐渐陷入深重黑暗之际,而威利·怀特说,当你研究“常献的”时,必须在时间的背景下来研究——“对不起,威利,你的责任本应是如实提供预言之灵准确的历史记录.你本应成为那位维护预言之灵的人.而在你对《早期著作》第75页的编排呈现中,你无视了原始资料;那些原始资料表明,当你提出《早期著作》第74页中‘常献的’必须在时间背景下加以考量这一论点时,那是绝对不真实的.”——这是不真实的!这一点无法由预言之灵的记录来支持,也无法由那个时期的历史来支持.

好的.第一点,怀爱伦在《早期著作》第74页说,对于“常献的祭”,有一种正确的见解.后来在历史中被强加上的主要论点是:当你研读《早期著作》第74页那段文字时,必须把它置于设定时间的背景之下来理解.那种论点是虚假的;它并不成立!

因此,现在我们只能坚持这样一种立场:关于“常献的祭”,确有一种正确的观点.明白吗?不过,我们还要从这一段中提出一个思想.

上面写着:“9月23日,主向我显明.....”9月23日,是哪一年呢?1850年:“1850年9月23日,主向我显明.”

祂向她显明了什么?

祂向她所显明的一件事是:自1844年以来,对于“常献的祭”已有其他观点被采纳.

“1850年9月23日,主指示我.....在1844年以前,当合一存在之时,几乎众人都在‘常献的’这一问题上联合于正确的观点;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别的见解被采纳了,随后便有黑暗和混乱相随而来.The Review and Herald,1850年11月.”

1850年3月“常献的祭”乃是地上的圣所

因此,在第6页底部有一段文字,出自1850年3月的«Review and Herald»,那是大卫·阿诺德的一篇文章.

“他〔但以理〕也看见同样那压迫性的权势——‘起来攻击万君之君;’ thus putting an end to the legality of all the daily sacrifices instituted at Sinai to be daily observed until the Seed should come. 在这里,基督这实体,或那伟大的预表应验之祭,被罗马士兵杀害了.如此,借着罗马——‘常献的祭被除掉,’而他的圣所之地也被罗马将军提多倾覆了;当时他毁灭了耶路撒冷城,以及神的殿,其中包含着——‘圣所.’ 在此,基督先知性的宣告开始应验:‘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要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路加福音 21:24.” 大卫·阿诺德,«Review and Herald»,1850年3月,第1卷,第8期.

在本文中,大卫·阿诺德教导说,«但以理书»中的“常献的”象征耶路撒冷的犹太圣所,而该圣所于主后70年被异教罗马除去.

1850年9月“常献的祭”乃是基督在圣所中的职任

随后在1850年9月,也就是同一年——顺便一提,1850年«Review and Herald»的编辑是谁?他的名字是James White.

因此,1850年9月,James White 刊印了 Crosier 的一篇文章,其中教导说,“日常的”代表基督在圣所中的职分.

如今,雅各·怀特并未直接这样教导,但人们却从其中作出推断,说那就是他所教导的内容.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这样说是基于以下原因:1850年9月,怀爱伦姊妹说,自1844年以来,关于“常献的祭”的其他见解是在黑暗中被采纳的,而随之而来的便是混乱.

这两种观点 [Arnold 和 Crosier 的观点] 并非先驱者所持“常献的是异教”的观点.

在第7页,你可以看到克罗西尔文章中的那两段,在那里他推论“常献的”乃是基督在圣所中的职任.

“并且祂圣所的所在被倾覆了;”但以理书 8:11.这一倾覆乃是在罗马势力的时期,并借着罗马势力而成;因此,本节经文中的圣所并不是地球,也不是巴勒斯坦,因为前者是在堕落之时被倾覆,那已是四千多年以前;后者则是在被掳之时被倾覆,那也在本节所述事件发生七百多年之前,而且二者都不是借着罗马的作为而发生的。

“被践踏的圣所,乃是罗马向之自高自大者的圣所;那一位就是军旅的元帅,耶稣基督;而保罗教导我们,祂的圣所是在天上.再者,但以理书11:30-31——‘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因此他必忧愁而回,并向圣约(基督教)发忿怒(即施惩治的杖);他必任意而行,又必回来,与那些离弃圣约的人(祭司和主教)彼此联络.军兵(民事与宗教的势力)必站在他一边,他们(罗马并那些离弃圣约的人)必亵渎保障的圣所.’罗马与那些基督教的使徒共同所亵渎的,究竟是什么?这联合乃是为敌挡‘圣约’而形成的,他们所亵渎的,正是那约的圣所;他们这样行,正如他们能亵渎神的名一样;耶利米书34:16;以西结书20;玛拉基书1:7.这与亵慢或亵渎祂的名乃是同一回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头‘政教合一的’兽亵渎了圣所(启示录13:6),并将其从天上的所在摔下(诗篇102:19;耶利米书17:12;希伯来书8:1-2);那时,他们称罗马为圣城(启示录21:2),并在那里将教皇安置于其上,赋予他‘主神教皇’、‘圣父’、‘教会元首’等称号;并且在那里,在那伪造的‘神的殿’中,他自称行那唯有耶稣在祂圣所中实际所行的事;帖撒罗尼迦后书2:1-8.圣所一直被践踏(但以理书8:13),正如神的儿子被践踏一样.(希伯来书10:29.)” O. R. L. Crosier,《圣所》,Review and Herald,1850年9月.

怀雅各的逻辑

如果雅各·怀特明知事实并非如此,他为何还要刊印这篇文章呢?其原因就在你们笔记中所说的“雅各·怀特的逻辑”。

大失望之后所印行的第一本刊物名为《致小群羊的话》(A Word to the Little Flock),而该出版物的三位作者是詹姆斯·怀特、爱伦·怀特和约瑟夫·贝茨.1844年10月22日之后,那些继续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所印行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篇文章;并且,在这篇文章中,怀爱伦姊妹认可了克罗西尔的观点——不是他关于“常献之祭”(the Daily)的观点,而是他关于基督从圣所进入至圣所之观点。

请注意,这是怀爱伦姊妹.正因如此,雅各·怀特才愿意刊印克罗西尔的文章,其中写道:

“我相信,那在二千三百日结束时将要被洁净的圣所,乃是新耶路撒冷的殿,基督是其中的执事。”——这是怀爱伦的话——“主在一年多以前,于异象中指示我,弟兄克罗西尔对于圣所洁净等问题所领受的,乃是真光;并且这也是他的旨意,要弟兄C.将他于1846年2月7日《晨星报》增刊中所向我们阐明的观点写出来.我深感自己已完全蒙主授权,向每一位圣徒推荐那份增刊。”

“我祈愿这些文字能成为你,以及一切可能读到它们的亲爱儿女的祝福。”《致小羊群的话》,1847年5月12日.

所以,直到今日,人们中间,甚至复临信仰中的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还说:“你看那里.怀爱伦对克罗西尔的文章作了全盘背书;因此,克罗西尔关于‘常献的’乃是基督在圣所中的职分这一说法,必定是真的。”而当他们这样说时,他们就是在歪曲历史;因为,克罗西尔的文章共有八个部分,而从一开始,复临信徒就明白其中四个部分乃是完全的黑暗,并且这些部分在复临信仰

中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被重印过。

例如,他在那篇文章中的一个立场是:当耶稣再来时,将会有一千年的和平.复临信徒并不相信这一点,而且他们从来都不相信.这种理解正是威廉·米勒所拒绝的理解,而他对此的拒绝,实际上使威廉·米勒走在了认识真理的正确道路上.那项教导乃是与米勒派的理解直接相对立的教导之一.

因此,当克罗西尔发表这篇分为八个部分的文章时,他们立刻就知道,其中有四个部分是不能重印的.

但是,詹姆斯·怀特刊印了克罗西尔所推论“常献的是基督在圣所中的职任”这一部分;然而,他只打算重印那四个部分,并不打算重印另外四个部分.但是,为了使詹姆斯·怀特能够重印克罗西尔的那四个部分,他必须分两期刊印.因此,他不得不在1850年9月分两次刊登.

由于1850年9月的«Review and Herald»篇幅不足,无法容纳全部内容,因此他在1850年9月刊印了两期«Review and Herald»,以便将克罗西尔关于基督从圣所进入至圣所的整篇文章全部刊出.

现在,你会从 Gerard Damsteegt 的论述中注意到,他所作的是一种历史性的评估:复临信徒一向都知道,Crosier 文章中有些部分是不正确的,因此不能予以重印.

“她〔艾伦·哈蒙〕说:——主在异象中向我显明,一年多以前,弟兄克罗西尔关于圣所洁净等问题所持的乃是真光;并且主的旨意是要克弟兄将他于1846年2月7日«晨星增刊»(Day Star Extra)中所给我们的见解写出来.我感到自己完全蒙主授权,向每一位圣徒推荐那份增刊”(书信,E. G. White致Curtis,Word to the Little Flock, 12).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通常将此陈述解释为:克罗西尔的论述并非毫无错误,但他主要的预表性论证是正确的.该文的重印本删去了他们认为不准确的部分.” P. Gerard Damsteegt, Foundations of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Message and Mission, 125.

绝不可能重印他的完整文献

现在,在下一页你会看到 W. A. Spicer 也为同一件事作证:他们一直都知道 Crosier 的文章中含有错误,因此他们从未重印那四个部分.

令人遗憾的是,年轻的克罗西尔行走在安息日真理之光中的时间极其短暂.后来,他竟否弃了自己曾帮助建立的圣所教义.我们的先驱弟兄们曾在早期刊物中数次重印他关于圣所的阐释,但他们始终无法重印他的完整文稿.因为在其中,他在圣所阐释之外,又加入了一些关于来世时代的观念——一种属地的千禧年说,并主张在基督复临时,这地上将进入一个荣耀的时代.这些内容我们的弟兄们总是予以删去.那些关于来世时代的教训,在当时到处流传.这教义从来都不符合明确的复临信息;而且,这错误的酵无疑也助长了那些较年轻的人离弃安息日和圣所的真理.他不久便转而苦毒地反对我们早期的运动.”——W. A. Spicer, Review and Herald, December 14, 1939

问题在于,今日有人拿怀爱伦姊妹在«给小群羊的话»中对克罗西尔文章的认可来说事,像海迪·海克斯这样的人——海迪·海克斯写了一本愚妄的书,宣称“常献的”乃是基督在圣所中的职事.这就是他的论据之一.

这样做的人是在无视历史事实.他们根本不可能重印克罗西尔的全部文章.而若坚持认为怀爱伦在《给小群羊的话》中所作的认可,是对克罗西尔立场的全盘认可,那就等于坚持说复临信徒相信将会有一千年的太平岁月.这是愚蠢的论证.

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其目的在于欺骗人,并制造混乱与黑暗.

所以,你有两位历史学家:一位是已经去世的斯派塞,另一位是仍然在世的达姆斯提格;但我向你保证,无论是斯派塞还是达姆斯提格,他们二人都不会同意我所提出的内容.好的,他们不会.因此,你就有两位彼此对立的历史学家,却在我告诉你的这一点上意见一致.绝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怀爱伦对克罗西尔那篇文章的认可,理解为其中一切内容都是完美无误的.

《复临评论》——第1卷,纽约州奥本,第3期

《复临评论》——第一卷,纽约州奥本,第4期

《复临评论》——第一卷,纽约州奥本,特刊

当詹姆斯·怀特于1850年9月在《评论与通讯》上开始刊印克罗西耶的文章时,那是第1卷第3期.

然而,他无法在《The Review and Herald》第1卷第3期中将其全部刊出;因此,他便在《The Review and Herald》第1卷第4期中将该文刊完.那么,他是在何时这样做的呢? 是在1850年9月.

那么,1850年9月发生了什么呢? 怀爱伦姊妹得了一个异象,其中说:“1850年9月23日,主指示我.....在1844年以前,当合一尚存之时,几乎所有人都在‘常献的’这一问题上联合于正确的见解;但自1844年以来,在混乱之中,其他观点已被采纳,于是黑暗和混乱便随之而来.”《Review and Herald》,1850年11月.

她的丈夫是谁? 他是《The Review and Herald》的编辑.

那么,当他的妻子说:“詹姆斯,你知道主刚才告诉我什么吗? 主告诉我,我们不应当提出那些与先驱者所理解的‘常献的祭’乃是异教之说相矛盾的观点,因为这会带来黑暗和混乱.”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

那么,詹姆斯·怀特做了什么呢? 1850年9月,他又印行了一期《评论与通讯》,在一个月共出了三期.这一期称为第1卷,特别版.

而他做了什么呢? 他将克罗西耶的文章重新刊印出来,却删去了克罗西耶关于“常献的祭”的论述!

弟兄姊妹们,这乃是历史性的证据,证明雅各·怀特与艾伦·怀特明白,克罗泽关于“常献的祭”的见解是错误的,并且它带来了黑暗与混乱.

那么,克罗西尔对于“常献的祭”持何种看法呢? 他认为,那就是基督在圣所中的职分.

因此,在《早期著作》第74页中,当她说:“9月23日,主指示我,米勒派对于‘常献的祭’的看法是正确的”时,历史证据表明,米勒派所理解的是——

如今,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不要忽略这个事实:这是什么意思呢? 1850年9月,怀爱伦姐妹蒙指示,看见自1844年以来,关于“常献的祭”的其他见解已被采纳;1850年5月,阿诺德提出“常献的祭”乃是犹太人的圣所;1850年9月,克罗西尔文章的第一部分(共两部分)发表,其中包括他将“常献的祭”表述为基督在圣所中的职事;1850年9月,克罗西尔文章的第二部分(共两部分)发表;1850年9月,克罗西尔的文章被重印,但他关于“常献的祭”的观点却被删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到,就在这张1850年图表制作的同一年,这张图表对于“常献的”是怎么说的呢?“异教统治,或那被除去的‘常献的’。但11:31,508。”

怀爱伦知道,那些发出审判时辰呼声的人对于“常献的”所持的立场是什么.当她说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时候,她知道那正确的看法乃是:它所代表的是异教统治权被夺去;“常献的”所代表的乃是异教.

而在这一年,即1850年,历史记录证明,她拒绝了、她的丈夫也拒绝了那种教导:即“常献的”代表基督在圣所中的服事;而这正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研究所所坚持的教导.这也是诸如 Heartland 和 Steps to Life 等自养事工所支持的教导.这是一种带来黑暗与混乱的教导.

现在,请注意这与1850年图表有关的事.这是在1850年11月.正是在这个月,她得了那个异象,并将其记录下来;那异象后来在1851年经历了演变,最终于1882年收入《早期著作》.正是在这个月,正是在1850年11月.它说,

“星期一,我们回到多切斯特,就是我们亲爱的尼科尔斯弟兄及其家人居住的地方.”

就在这里[指1850年图表的右上角],“由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的奥蒂斯·尼科尔斯出版.”好吗? 她说的就是这个,对吗? 你们看见了吗,这张图表?

——“就在那夜里,上帝赐给我一个极其有趣的异象,其中大部分你们将在这篇文章中看到.上帝向我显明,制作一张图表乃是必需的.我看见,这是所需要的;并且,真理若清楚地写在版上,必将大有成效,并要使人归向对真理的认识.”《文稿发布》15号,1850年11月,第210页.

她在多切斯特尼科尔斯家中得了一个异象——这一切都在这张图表上——说:“你需要制作一张图表.”

那么,她是怎样论到这张图表的呢? 她又是如何描述它的呢?

请看《哈巴谷书》第2章:“我看出有必要印制一张图表,”而那会起什么作用呢? 这乃是所需要的,“使真理清楚地写在版上.”《哈巴谷书》第2章第2节说:“耶和华回答我说: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版上,……”她是在说,这张1850年由奥的斯·尼科尔斯在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印制的图表,乃是《哈巴谷书》的应验,正如她在《善恶之争》中所说,1843年的图表也是《哈巴谷书》的应验.

好的,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她是在什么时候得着这个异象的吗? 正是在这件事发生的同时:“9月23日,主指示我……把‘常献的’解释为基督在圣所中的职任之教训,会带来黑暗和混乱.”而她的丈夫随即将那篇文章重印,并删去了那两段.在1931年威利·怀特重新刊印之前,这篇文章在复临信徒中从未再次重印;并且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在他所印行的那本小册子里,也带有虚假的见证.这是可以证实的.

现在,我要在这里向你们读一段文字,一段较长的引文,论到同一时期的事.这段话出自1850年11月27日.

我有一段时日疏于给你写信了.现在我将说明我的缘由.第一,自从我收到阿拉贝拉姊妹那封亲切而令人欣慰的来信之后,好几个星期之内,我都没有时间写信;否则,我本会遵照她的请求,在两周之内予以回复.我非常喜欢那封信.我们都对那封信深感兴趣,并盼望我的迟延不会使你在读到这封信后不立即回复;下次我也不会再拖延这样久了.

雅各和我的健康现今都相当良好.我们的住处在巴黎,安德鲁斯弟兄家中,离邮局和印刷所仅有几步之遥.我们将在此停留片时.这是一个极其仁慈的家庭,然而却十分贫困.凡他们所有的,这里的一切都可任我们自由使用.我们认为,在此期间叫他们为我们承担任何费用都是不妥当的.我非常想见你们众人,也想见亲爱的戈勒姆姊妹.

“我们在托普瑟姆举行的会议极其引人深思.共有二十八人出席;人人都参与了聚会.”

星期日,神的大能临到我们,如同一阵猛烈的疾风.众人都站立起来,高声赞美神;那情形正如神殿根基立定之时一样.哭泣的声音与欢呼的声音彼此交杂,不能分辨.这是一个得胜的时刻;众人都得了坚固与复苏.我从未见过如此大有能力的时刻.

“我们的下一次大会是在费尔黑文举行的.贝茨弟兄和他的妻子也在场.那是一次相当美好的聚会.我们回到尼科尔斯弟兄家后,主赐给我一个异象,并指示我,真理必须明明地写在版上;藉着三位天使的信息,这将使许多人决定接受真理,而其中前两位天使的信息要明明地写在版上.” ——

那正是在这里下方,[指着1850年图表的左下角].明白吗? 她所说的那些内容就在这张图表上.

—— “我也看见,这报刊的出版,正如使者们出去一样,乃是同样必要;因为使者们需要随身携带一份报刊,其中载有现代真理,好交在那些听见之人的手中;如此,这真理便不会从人心中淡去.而且,这报刊还能去到使者们所不能去的地方.另有一些我所看见的事,将会刊登在这报刊上.

“你们众人相处得如何? 你们都在为永生而努力吗? 我非常、非常想见你们,并且想来不久就要见到了.现在乃是预备的时候,我盼望我们都要为永恒切实作成稳妥的工.时候看来甚短,我们所当作的,必须赶快去作.”

11月20日,一周前,亨利·尼科尔斯弟兄和我前往托普舍姆.星期四〔11月21日〕,我们刚从午餐桌旁起身,福伊弟兄的一个孩子进来说,他们的母亲已不省人事.我们急忙赶过一英里外的河那边,发现我们亲爱的福伊姊妹正在弥留之际.见她已不认得我,我心中极其悲痛.她在极大的痛苦中持续了许久,直到三点至四点之间,才咽下最后一口气.她留下丈夫和三个孩子,为她的离世而哀恸.

“星期五早晨〔11月22日〕,亨利弟兄来到巴黎,请雅各为他刮脸,好去参加葬礼.我们度过了一段极其庄严而又令人感动的时光.主并没有离弃我们,乃是使祂的灵停留在我们中间.福伊姊妹最后的日子,确然是她最属灵、也是最美好的日子.福伊弟兄因此得着安慰:她是以基督徒的身份离世的.他支撑得很好.神赐给他恩典,使他忍受这苦难.噢,在神里面有一个盼望,能在一切试炼与患难的景况中扶持人,这是何等美好! 赞美神,因祂赐下一个盼望,一个美好的盼

望.你们,你们任何人,愿意拿什么来换取你们的盼望呢?”

“坚守信仰.要在上帝里面刚强,倚靠祂永恒的膀臂.它绝不会使你失望,反要在一切患难之下扶持你.我盼望你们众人都在真理上愈加刚强.不要退缩,只管奋力前行,进入天国。” —

现在,我们开始.我要你看见的是这个.

—— “一周前,就是上一个安息日,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聚会.来自戴德河的休伊特弟兄在那里.他带来了一则信息,大意是:恶人的毁灭以及死者的沉睡,乃是被关了的门之内的一种可憎之事,是一个名叫耶洗别的妇人、一个女先知所引进来的;而他相信,我就是那个妇人,耶洗别。” ——

好吗? 休伊特弟兄是在说,怀爱伦就是耶洗别,并且她引进了三项错误.

“——我们向他指出他过去的一些错误,即一千三百三十五日已经结束,以及他的诸多错误.然而,这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他的黑暗笼罩着那次聚会,使聚会显得沉闷拖沓.”

现在,我要你看见这一点.关于这一段,我有话要说;若你能的话,我要你留意听.

如果你曾与复临信仰中那些在世界末时重新套用时间预言的人打过交道,你就会知道,他们实际上只有三段引文是他们所倚重的——他们会使用许多引文,但其中有三段是他们主要使用的.这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他们会到这里来说:“我们曾把他过去的一些错误告诉他”,并且他们会声称,当她说“1335日已经结束”时,那就是他那些错误之一.你看见了吗? 这句话的语法是可以被稍微扭曲一下的:“我们曾把他过去的一些错误告诉他”? “我们也告诉他,1335日已经结束”;但那些定日期的人却说:我们告诉他过去的一些错误,而其中一个错误就是你在教导1335日已经结束,并且那是一个错误.可见,这句话是可以朝两边扭曲的.

我第一次与尤金·普鲁伊特 (Eugene Prewitt) 面对面交锋是在俄克拉何马州;当时他辩称,米勒派的历史在世界的末了并不重演,而我则从预言之灵中给了他几段引文.

他说:“Jeff,你知道怀爱伦是一位行文草率的作者.”

我说:“你是什么意思?”

于是他转到这段引文.他说,这段引文证明她是一位草率的写作者;因为她知道,我也知道,若那些设定日期的人愿意,他们就能曲解这段引文.

如今,像瓦希塔这样的地方竟有一种影响力,教导其学生说怀爱伦是一位草率的作者,这是一回事;但她在这里是一位草率的作者吗?

—— “我觉得我必须说几句话.我奉耶稣的名站起来,不到五分钟,聚会便改变了.众人在同一瞬间都感觉到了.每一张面容都明亮起来.上帝的同在充满了那地方.Hewit弟兄屈膝跪下,开始呼喊祷告.我在异象中被提去,看见了许多我不能写出来的事.这对Hewit弟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承认这是出于上帝的,并且尘埃蒙身,自卑下来.自那次聚会以来,他一直在写作,现在正从同一张桌子上写信,撤回他所提出的一切错误.我相信上帝正在扶持他上来,若上帝藉着他运行,他是能被用来行善的.

“向亲爱的戈勒姆姊妹致以深切的爱.告诉她要刚强.上帝与她同在,祂必不离弃她.也向你们众人致以深切的爱.我盼望孩子们不要昏昏欲睡,乃要对真理发生兴趣,并殷勤努力,使他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请来信,务必要来信,不要像我所行的那样.我爱你们,你们所有的人.来信.” «Manuscript Releases»,第16卷,206-209页.写于缅因州巴黎,1850年11月27日.

弟兄姐妹们,这件事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她是在何处写下这段话的呢?她是在1850年于尼科尔斯弟兄家中写下这段话的.

在这一时期,主正在做什么?祂正在显明,先驱们对于“常献的祭”持有正确的看法,而她正在处理这件事.她是在说,基督在圣所中的服事乃是对于“常献的祭”的错误看法.

在这段历史中,就在这段历史之内——不仅是就在这段历史之内,也不仅仅是就在那一年的当年,而是就在那一年的当月——她正在领受异象,并且她正在阐明这关于“常献的”之先驱立场的真理,说那发出审判时辰呼声的人,对“常献的”的看法是正确的;并且,在同一段中,她说:“我看见,1843年的图表乃是由主的手所指引,不应更改;而那发出审判时辰呼声的人,对常献的的看法是正确的.”

那么,这张1843年图表对于“常献的祭”是怎么说的呢?它说,这“常献的祭”是在公元508年被除去的;而在1335年之后便把你带到1843年,并且这1335年已经成为过去.

你能想象吗,就在那一个月,就在那一年,她竟会告诉来自戴德河的休伊特弟兄,说这事仍是将来的?

好吧,这些设定时日的人,这些设定时日的人,以及那些认为怀爱伦姊妹是位行文草率之作者的人,历史并不支持这种看法.

因此,我要你们看见,关于“常献的燔祭”,怀爱伦甚至也明白一千三百三十五日.

怀爱伦并非仅仅对“常献的”乃是异教这一观点表示认可;她明白,这一观点开启了一千三百三十五年的预言,而该预言于1843年结束;并且她曾公开维护这一立场,以回应来自死河的休伊特弟兄.你看见这一点了吗?

而就在同一个月里,她说基督在圣所中作为「常献的祭」之职任只会带来黑暗与混乱;而她的丈夫则针对那个异象作出回应,将该教训从«Review and Herald»中撤去.

在你们的笔记上方,写着“1850年图表”的地方,这里所写的就是这个[指的是1850年图表上从左边数第三栏、主后31年耶稣在十字架之后的文字].我希望你们能把它记在你们的笔记里.

远离但以理书 11:31 508

然后在这里的1843年图表上[指中间一栏,位于主后31年十字架上的耶稣之下]:

除掉常献的燔祭.但 12:11, 12

好的,这就是这两张图表.

怀爱伦姊妹明白这些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她也明白,这开启了那于1843年结束的一千三百三十五年预言;并且,她明白,这表示异教统治于508年被废去.

在这两处关于图表的引文之下,你还有另一段出自尼科尔斯弟兄时期的引文;在那段引文中,她责备人们制作其他图表,因为那些图表上的绘画是撒但的;而她却说,这两幅图表上的绘画乃是属天的.她说:

“我看见制图之事全然错误.此事起于罗兹弟兄,后来又由凯斯弟兄沿袭推行.有人耗费资财,制作图表,并塑造粗俗可憎的形像,用以代表天使和荣耀的耶稣.我看见,这样的事在上帝眼中乃是不蒙悦纳的.我看见,上帝是在尼科尔斯弟兄所出版的那张图表之中的.” —

是谁参与了这张1850年图表的出版? 上帝!

——“我看见有”——“有什么呢?”——“圣经中有关于这张图表的预言;并且,如果这张图表是为上帝的子民而设的,如果它对一个人足够,对另一个人也同样足够;而且,如果有一个需要按更大的比例重新绘制一张新的图表,那么所有人也都同样需要.”

“我看见,在凯斯弟兄里面,有一种不安、焦躁、不知足、忘恩的情绪,想要另一张图表.我看见,这些绘制的图表对会众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它使聚会中充满了一种轻浮、空洞、讥诮的灵.” —

现在,这是我希望你仔细思想的一点.

——“我看见,那些由上帝所命定的图表,即使不加解释,也能给人的心思留下良好的印象.”
——

“我看见那些图表”,复数,“是上帝所指示的……” 哪些图表,以复数而言,是上帝所指示的呢? 这两张图表〔1843年图表和1850年图表〕都是上帝所指示的.

这两张图表乃是对《哈巴谷书》2章的应验.

——“这些图表上对天使的描绘,带有一种轻盈、可爱而属天的特质.人的心思几乎不知不觉地被引向上帝和天上.但那些后来制作出来的其他图表,却使人心生厌恶,并使心思更多停留在地上,而非天上.那些代表天使的图像,看起来更像恶鬼,而不像天上的生灵.我看见,这些图表一连数日数周占据了凯斯弟兄的心思;而那时,他本当从上帝那里寻求属天的智慧,并在圣灵的恩典与真理的知识上不断长进.——”

“我看见,若将那浪费在印制图表上的经费,用于借着出版小册子等方式,把真理清楚地摆在弟兄们面前,便必大有裨益,并能拯救生灵.我看见,制作图表这件事已像热病一般蔓延开来.”
《Manuscript Releases》,第13号,359页;1853年.

1290日与1335日

我这里有一篇摘自《Review and Herald》1858年1月28日的文章.我之所以把它放在你们的笔记中,是因为你们可以看见,到1858年他们仍然教导“常献的”乃是异教主义.你们在你们的参考资料中也有这一点: 在1850年之后八年,他们仍然认为“常献的”就是异教主义.

“基于复临教义的另一段重要预言时期,是但以理书第12章中的1335日;与之紧密相连的,是1290日.这两个时期向我们提出如下: ”

“——从除掉常献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起,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便为有福.至于你,只管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日,你

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书 12:11-13.

问题立刻就产生了:我们能否辨明这些时期应当从哪些事件起算?若能,我们又能否知道这些事件发生于何时?我们首先查问:“常献的”(祭)和“那行毁坏可憎的”究竟是什么?应当注意,“祭”一词是用斜体排印的:这表明它是补入的词.在但以理书中它其余出现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即第11章31节和第8章11—13节.让我们简要参看后者这一章.到第13节时可以看出,这里提出了两种荒凉:常献的(荒凉),以及使地荒凉的罪过.约西亚·利奇已将这一点阐明得极为清楚,因此我们最好不过是直接引用他的话:*

“——‘常献的祭’乃是现行经文的读法;但原文中并无任何‘祭’这样的字样.这一点是各方公认的.那不过是译者加上的注释或解释.真正的读法乃是:‘常献的,和使荒凉的过犯;’‘常献的’与‘过犯’由‘和’连接在一起——常献的荒凉,以及使荒凉的过犯.它们乃是两种施行荒凉的权势,必要使圣所和军旅荒凉.”

由此显然可见,“常献的”绝不可能是指那依照较古老且较为流行之见解所附会的犹太崇拜;这一点还可由如下考量进一步显明:若这些时期,无论按字义领会,或按象征义领会,乃是自这种崇拜被除去之时起算,它们便丝毫不能引我们达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事件.

“那么,常献的与那可憎之物,乃是两种使人荒凉的势力,原要压迫教会:我们能否确定这些势力是什么呢?我们只需在这一点上采用威廉·米勒的推理方法,便能与他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说:”

“——我继续读下去,却找不到别的例子,凡有[那常献的]一词出现的,除了但以理书之外,再无他处.于是我[借助经文汇编]查考那些与它相连的词句,——‘除掉;’——‘他必除掉那常献的;’——‘从那常献的被除掉的时候起;’等等.我继续读下去,心想我恐怕无法从这段经文得着亮光.最后我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 2:7, 8,——‘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者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等等.当我读到那段经文时,哦,这真理显得何等清楚,何等荣耀!就在这里!那就是——‘那常献的!’那么,保罗所说‘现在拦阻的’或‘拦阻者’,是什么意思呢?‘那大罪人’和‘那恶者’,所指的乃是教皇制.那么,是什么拦阻教皇制显露出来呢?就是异教.那么,‘那常献的’必定就是指异教.”+

我们从《但以理书》第8章看见,那除掉“常献的”的,乃是那接续公山羊、即希腊帝国而兴起的小角;并且,自亚历山大的国分裂之后,直到二千三百日终了、圣所应当洁净的时候为止,所显明出来的权势只有这一个.关于这小角,我们先前已在其适当的位置上证明,它乃是作为一个整体而看的罗马,与但以理其他异象中的第四国相对应.如今,有一事实,就是罗马政权确曾经历过由异教转变为教皇制的变化.异教自亚述诸王的日子起,直到其被改造成教皇制度之时为止,一直就是那“常献的”,或者照怀亭教授的译法,就是“持续的”荒凉,藉此撒但一直起来敌挡耶和華的事业.它借着自己的祭司、祭坛和祭物,与耶和華敬拜的利未制度形式颇有相似之处;但当利未制度让位于基督教的敬拜形式之时,撒但为了能够成功地敌挡这工作,也必须改变其敌挡的方式;因此,异教的殿宇、祭坛和偶像,都被施洗而纳入教皇制度的褻瀆之中.

“然而,在预言中,据说那常献的,即异教,有一个圣所,并且它圣所之所在要被倾覆.圣所常与偶像崇拜和异教相联系,作为其虔奉与敬拜之处,这一点从以下经文可见:以赛亚书 16:12;阿摩司书 7:9, 13,边注;以西结书 28:18.关于但以理书第 8

章中那常献之事的圣所,我们谨引阿波罗·黑尔*如下: ”

“——异教的‘圣所’所指为何? 异教以及各种谬误,与真理一样,也都有其圣所;这些圣所,便是分别为其服役而奉献的殿宇或避难所.那么,这里所说的,或可认为是异教某一座著名而特定的殿宇.它在众多卓著的庙宇中,究竟是哪一座呢? 古典建筑最宏伟的范例之一,名为 Pantheon.其名称意为‘万神之殿,或万神之避难所’.它坐落于罗马.+ 罗马人所征服各国的偶像,都被郑重地安置在这座殿宇的某个壁龛或区室中,并且在许多情形下,竟也成为罗马人自己敬拜的对象.我们还能找到一座比这更显著地可称为‘他的圣所’的异教殿宇吗?”

既已确定那“常献的”是异教,而那“使地荒凉的罪过”,或——“那行毁坏可憎的”——乃是教皇制;并且异教特别的圣所乃是万神殿,而其所在地的“地方”乃是罗马,我们便进一步探究.

“1. 异教是否曾被罗马世俗政权‘除去’? 我们认为,以下这一关于教会史与世界史上一项重大而众所周知之事实的陈述,足以回答这段预言.它所指的是君士坦丁——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并如此说道: ”

“——他施行统治的首要举措,乃是向全帝国颁布一道诏令,劝谕其臣民接受基督教.’ ++”

“2. 罗马——即他的圣所(万神殿)所在的城或地方——是否因国家权柄而被倾覆? 以下摘录作出回答: ”

“——君士坦丁最后一个敌手的死亡,已将帝国的和平封缄稳固.罗马再一次成为无可争辩的万邦之后.然而,就在那高举与辉煌的时辰,她却已被抬到悬崖之缘.她的下一步,注定是向下的,而且无可挽回.将政府迁往君士坦丁堡一事,至今仍使历史家困惑不解.这一举动,与罗马民族心灵中古老而尊荣之偏见的整个趋向,公然背道而驰.这并非一个沉溺于东方风俗与气候之享乐的奢靡亚洲人所为,乃是一位生于西方、如同所有罗马人一样轻视东方人习俗的铁血征服者所为;这也是一位精明政治家所行,然而在最显而易见的意义上,却又极不明智.然而,君士坦丁竟离弃了罗马——那凯撒诸帝伟大的堡垒与宝座——转而选择色雷斯一个僻陋的角落,并将其余下那充满精力与雄心的一生,耗费于双重的劳苦之中: 一方面将一个殖民地兴起为他帝国的都城,另一方面又将那都城贬抑到仅余殖民地之孱弱尊荣与受辱力量的地步.’ *”

史家的这段笔录明白得无须评注.预言说: “他的圣所之处被倾覆”;而在以上这样的事实陈述之后,即便是在预言解释上最为拘谨的人,也必须对其应用感到满意.

“从除掉常献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起,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凡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便为有福.” 根据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常献的燔祭乃是异教主义,那行毁坏可憎之物乃是教皇制,罗马政权曾由前者转变为后者,并且这是借着国家权柄而成就的;我们所要进一步探究的,不过是这一切究竟是在何时、并以何种足以应验预言的方式发生的.因为我们若能确定此事,便得着了一个起点,据此,我们面前这段经文中的预言时期便当由此开始计算.因此,

“3. 预言中所指的事件是在何时发生的? 须注意,问题并不是: 圣徒是在何时被交在教皇权的手中;而是: 宗教由异教转变为教皇权,这一改变是在何时已经推进到一个地步,以致后者成为国教,并被置于可以开始其进程的状态.此事如同一切其他重大革命一样,并非一时一刻之工.其初始的运作早已显明.保罗说,即使在他的时代,那不法的隐意、那大罪人

、那‘行毁坏可憎的’，就已经发动了。我们也必须在这段经文的光照之下，来理解我们主在《马太福音》24:15中关于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话；在那里，他显然是指向《但以理书》9:27。因为，尽管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毁灭之时，异教尚未让位于教皇权；但我们确实明白，那时所显现的权势，虽在名称和形式上稍有改变，却正是那将要作为行毁坏可憎者，使圣徒疲惫，并使至高者的教会荒凉的同一权势。”

直到法国王克洛维于496年归信之时，法国人以及西罗马其他各国仍为异教徒；但自此以后，使拜偶像者归向基督的努力大获成功。据说，克洛维的归信促成了以“最基督教陛下”和“教会长子”的称号称呼法国君主的惯例。+ 在那时与主后508年之间，借着“结盟”“投降条款”和征服，“阿尔摩里卡人”、“西方的罗马驻军”、布列塔尼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都被置于其统治之下。'+ +

——西罗马帝国中的异教，虽无疑阻滞了基督教信仰的进展，尤其是在那些遭受蛮族部落侵扰之民族中，如英格兰的情形；这些部落仍继续拜偶像；然而自此以后，它即便尚有压制公教信仰之意图，或阻止罗马教宗势力扩张之倾向，也已不再有此能力。

从那时起，就异教而言，教皇的可憎之物已然得胜。它此后的争战，是与其他基督教宗派相争；这些宗派总是被视为异端；又是与诸侯相争；这些诸侯总是被视为叛逆者，或分裂基督身体的人。欧洲那些显赫的强权放弃了他们对异教的依附，不过是为了以另一种形式使其可憎之事延续下去；因为异教只需受洗，便可在天主教的意义上成为基督教；而当其主持之牧者的利益或报复提出要求时，他们的产业与王位——或许连他们的生命——都必须被摆在祭坛之上。SS

* 《预言阐释》卷一，第127页。

“+ Goodrich 的《世界通史》及 Gutherie 的《地理学》。”

+ 莫斯海姆《基督教史》第1卷，132、133页。

在英格兰，亚瑟——第一位基督徒君王——在异教的废墟之上建立了基督教崇拜。* 拉平自称其史书于事件年代之编排更为精确，称亚瑟于508年被推选为不列颠之君主。第二卷，129页。

“当时罗马教廷的状况如何？——辛马库斯于498或499年至514年任教皇。他的教皇任期以下这些显著的情形与事件为其特色：”

1. 他进入“罗马教会”时，便是“离弃异教”。

“2. 他藉着与其竞争者争斗，甚至流血，才得以登上教皇宝座。”——杜平。

3. 借着人们因他是圣彼得的继承人而向他所献的崇敬。

“4. 借着将皇帝阿那斯塔修斯革出教会。+”

“——莫斯海姆说：有些人的意见在何等程度上有利于罗马教宗那专横的要求，从恩诺狄乌斯的一句话便可轻易想见；此人乃是西马库斯那个声名可疑的主教之臭名昭著且言辞夸诞的阿谀奉承者。这位趋炎附势的颂扬者，除其他种种荒谬无聊的断言之外，还坚持说：教宗乃是被设立在上帝位置上的审判者，并以至高者之代理者身份居其位。” + +

藉着在西方为天主教事业所取得的力量，藉着这些成就，并藉着罗马教廷诸位代牧及其他代理人的作为，君士坦丁堡中的教皇派——被“安置”在一个地位上，得以代表他们在罗马的主人

公然发动敌对行动.到508年,狂热与内战的旋风挟着火与血,席卷了这座东方都城的街道.

吉本在论及 508—514 年间君士坦丁堡的骚乱时说——皇帝的塑像被打碎,他本人则藏匿于城郊,直到三日终了,才敢祈求臣民的怜悯.[教皇制得胜.] 阿纳斯塔修斯摘去王冕,以乞怜者的姿态出现在赛场的御座之上.天主教徒当着他的面,复诵纯正的“三圣颂”;他们因他借传令官之口所宣告的让出紫袍之议而欢腾,他们听取那告诫:既然不能人人为王,就当先在推举君主一事上取得一致;他们并接受了两名不得人心的大臣之血,这两人被他们的主子毫不迟疑地判给狮子吞噬.这些狂暴而短暂的叛乱,因维塔利安的成功而受到鼓舞;他率领一支由匈人和保加利亚人组成的军队,其中大多数是拜偶像者,却自称为天主教信仰的捍卫者.在这场虔诚的叛乱中,他使色雷斯人烟凋敝,围困君士坦丁堡,灭绝了六万五千名与他同为基督徒的人,直到他获得主教们的召回、教皇的满意,以及迦克墩会议的确立;那是一项正统的协定,由垂死的阿纳斯塔修斯勉强签署,并由查士丁尼之叔父更忠实地履行.这便是那第一场宗教战争的结局;这类战争乃是奉和平之神的名、并由和平之神的门徒所发动的. SS

“以下引自阿波罗·黑尔 (Appollos Hale) 的一段话,我们就此结束关于这一点的见证:——现在,我们邀请当代的迦玛列们,与我们一同站在公元508年异教圣所之地位上(此地后来被称为‘圣彼得的产业’).我们回顾过去若干年,只见北方蛮族粗野的异教,正倾泻而下,冲击那名义上信奉基督教的西罗马帝国——所到之处,无不奏凯——而其得胜之处,也无不以最野蛮的残酷为标志……帝国倾覆,破碎为若干部分.这些碎片中的领主和统治者,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他们的异教,宣认基督教信仰.在宗教上,征服者正在向被征服者屈服.然而,异教仍然得胜.在它的拥护者中,有一位严厉而成功的征服者.(克洛维 [Clovis] .) 但不久,他也屈服于这新信仰的能力之下,并成为它的捍卫者.他仍然是得胜的;但作为英雄和征服者,他是在我们所站立的这一点上,即公元508年,达到其顶峰.”

“——就在同年或其前后,这个已倾覆帝国最后一个重要的分支,借着其得胜之‘君王’的加冕礼,公开地被基督教化了.”

“——就我们所立足的这一时期而言,那位教宗乃是一位新近归信的异教徒.那场使他登上宝座的流血争斗,乃是借着一位阿里乌派君王的干预而决定的.人向他俯伏致敬,问安称颂,如同他是在地上——‘代替上帝之位’.元老院也如此受制于他的权势,以致一旦怀疑罗马教廷的利益有所需求,便将皇帝革除教籍……508年,那埋设在东帝国宝座之下的地雷被引爆了.它所造成的混乱与纷争,其结果乃是其合法主宰的受辱.现在问题在于:异教是在何时被压制到足以为其替代者和继承者——教皇制那可憎之物——腾出位置的地步?这可憎之物是在何时被置于一个地位上,从而开始其亵渎与流血的生涯?除了508年之外,还有别的日期可以作为它在异教的位置上被‘置立’或‘设立’的时候吗?若这神秘的女妖如今尚未将她一切受害者都纳入自己的权下,她也已经占据了自己的位置,并且已有一些人屈服于她那迷惑之力.”

其余的人终被制伏——“列王、人民、群众、邦国、方言”——都被置于那迷惑之下;这迷惑一面使他们“醉于耶稣见证人之血”,一面又预备他们,以致他们“自以为是事奉神”,并妄想自己乃是天上独一无二蒙眷爱者;而与此同时,他们反倒更容易、更丰厚地成为地法定罪的掳物.*

“我们已有这个日期.那——‘常献的祭’——在508年被除去,那行毁坏可憎的也被设立.自此点起算,一千二百九十日,或年,终于1798年;正如前文已经指出,教皇的世俗权柄在那里被

波拿巴特之臂击去.一千三百三十五日则使我们来到该事件之后整整四十五年.”

“但有人或会说：你们怎么竟使这些时期终止于过去呢？经上岂不是说，但以理必安歇，并且在末后的日子站在他的分中吗？诚然如此，我们也相信这一点。但以理站在他的分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要等到我们讲解时期过去的意义，并查考那些确实发生于末后之日的事件时，再加以讨论。与此同时，我们且在此抛锚，直到下一个星期。”《Review and Herald》，1858年1月28日。

普雷斯科特与丹尼尔斯的错误与危险；当开展工作的城市

(A. G. Daniells 于1901年当选为总会会长。这表明，本文件写于1910年；当时，怀爱伦夫人对 Daniells 忽视城市工作，以及他卷入有关“常献的祭”的争议，深感忧虑。)

最近，史蒂夫·沃尔伯格曾说，他不必就“常献的祭”采取立场，因为艾伦·怀特从未就“常献的祭”持定任何立场；若先知性的女先知采取这样的立场已经足够，那么对他来说也就足够了。

是的，怀爱伦确曾就“常献的祭”持有立场。她说，米勒派对于此点的看法是正确的，并且她明白那是指导教。她明白，当异教被除去之时，一千三百三十五日便开始了；并且，她也明白，除此以外的其他见解只会产生黑暗和混乱。

并且，你从1850年的历史中所能证明、确实被孤立出来并被指出为带来黑暗与混乱的，乃是克罗西尔关于“常献的祭”代表基督在圣所中的职任这一观点；因此，我认为，她对于“常献的祭”是什么有明确的理解，不仅知道它是什么，也知道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因为你若离开那个立场，就会陷入黑暗与混乱。

但是，到了1910年，怀爱伦也谴责了总会会长和 W. W. Prescott，因为他们推行了与克罗西耶相同的这一观点。

而且，没有任何历史学家会辩称：普雷斯科特、威利·怀特和 A. G. 丹尼尔在推动“常献的祭”之说时，所推动的不是“常献的祭”代表基督在圣所中的职分这一观点。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你在这里已经得到了《Manuscript Releases》第20卷中的整篇文章。

这是什么时候发表的呢？是在1988年发表的；因此，在1988年，它可供复临信徒研究者加以考量。

威利·怀特、普雷斯科特和丹尼尔是在何时于复临信仰中确立了关于“常献之祭”的错误观点？他们是在1919年至1931年间完成其工作的。到1931年，一切已成定局！！复临信仰将要教导说，“常献之祭”代表基督在圣所中的职事，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那种出自背道的新教和天主教的《圣经》解释。从此以后，“常献之祭”就被认定为基督在圣所中的职事。

唉，有一些反对这事的声​​音本来明知不然，但从那时起，潮流已全然转向。

接着到了1988年，怀爱伦产业托管委员会向我们公布了这份出自1910年的陈述；而当时，正值普雷斯科特、丹尼尔和威利·怀特就“常献”问题大力鼓动之际。

在我们经验的这一阶段，我们不可让自己的心思从那赐给〔我们〕、要我们在大会这一重要聚集中加以思考的特别亮光上被引开。而当时有但以理弟兄，他的心思正受仇敌作用；

那是什么意思？仇敌运行在你的心思里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圣灵并没有运行在你的心思里。

“.....你的心思和普雷斯科特长老的心思,正被那些从天上被逐出的天使所操纵.....”

撒但的工作,就是转移你们的心思,使那些主并未感动你们加入的细枝末节被带进来.那些并非必不可少.然而,这对于真理的圣工却关系重大.你们心中的意念,若能被引离到那些细枝末节上去,这就是撒但所设计的工作.你们以为,去改正书中所写的一些小事,便是在作一件伟大的工;但我所领受的吩咐乃是: 沉默即雄辩.

他们想要进入乌利亚·史密斯的著作《但以理书与启示录释义》,删去他关于“常献的祭”乃是异教主义的论述.正因如此,在这一时期,与威利·怀特、普雷斯科特和丹尼尔对抗的人之一,是一位名叫拉里·史密斯的人.

拉里·史密斯是谁? 那是乌利亚的儿子;他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并且他站在他父亲一边: 常献的是异教主义.

“我要说: 停止吹毛求疵.若魔鬼的这一目的竟能得逞,那么在你们看来,你们的工作就会被视为在构想上最为奇妙.仇敌的计划,乃是要把一切所谓可反对之处都搜罗出来,凡是各阶层心思所不能一致同意的,都要如此.”

“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那正是使魔鬼喜悦的工作必要成就.向外人所作出的,不是我们信仰的真实表述,而恰恰是适合他们口味的那一种表述,并且这会养成品格上的种种特质,这些特质将会”

做什么? “引起极大的混乱.”

另有一些关于“常献的燔祭”的观点也被采纳了,致使混乱与黑暗临到.

“并要把握那些黄金般的时刻,本当热切地用来将这伟大的信息传达于众人.我们在任何已着手研究的题目上的陈述,若不能都彼此和谐,其结果便会使信徒与不信者的心思陷于混乱.这正是撒但所预谋要发生的事——凡一切能够被夸大为分歧之事.”

主若许可,当我们开始从圣经研究中证明这些教义时,我们将查考以西结书第28章;因为,以西结书第28章正是指出“常献的”之根本源头的地方.以西结书第28章论到路锡甫的高抬,而她正在标示这一点;因为,当他们试图说“常献的”代表基督在圣所中的任职时,他们不仅是在拒绝关于“常献的”之真正观点——即自我高抬的象征——而且也正在他们自己的经验中显明那同样的自我高抬.她强调说,他们会把混乱带进我们的队伍中.

如今,这里有一项重大的工作,正是奇异之灵得以施展的所在.但主有一项工作要完成,为要拯救将亡的灵魂;凡撒但伪装之后所能乘隙而入、使我们的队伍陷于混乱之处,他都必作到极致,而这一切细小的分歧都要被扩大,变得显著.

“我被指示”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上帝亲自告诉她的.

“我起初就蒙指示,看明主既没有将这项工作的重担托付给长老达尼尔斯,也没有托付给普雷斯科特.岂可将撒但的诡计引进来,使这“常献的”成为如此重大的问题,以致在这重要的时期被用来混乱人心并拦阻工作的推进吗? 无论如何,都不该如此.这个题目不应被提出.”

怀爱伦姊妹明白“常献之祭”，并且她明白：那种教导——把“常献之祭”说成是基督在圣所中的事工——乃是出于那些从天上被逐出的天使，只会带来混乱和黑暗；而且，她知道先驱者的立场，即“常献之祭”代表异教，并且当“常献之祭”被除去时，一千三百三十五年的时间预言便开始了。她知道这一点，无论这些人想怎么说，她都知道其中的区别。

无论情形如何，都不应如此。这个题目不应被引入，因为那将被带进来的灵是禁止性的，而路锡甫正注视着每一个动向。撒但的势力必开始作工，并且混乱将被带入我们的队伍之中。你没有蒙召去搜寻那并非试验性问题的意见分歧；但你的缄默就是雄辩。我对于这件事都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若魔鬼能在这些题目上把我们自己的人中任何一个牵连进去，正如他所图谋要做的，撒但的事业就必得胜。现今当务之急是毫不迟延地把工作承担起来，而不是表达任何〔分歧〕的意见。

撒但必煽动那些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人，与邪恶的天使联合起来，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拦阻我们的工作；那时仇敌的营中该有何等的欢腾。要紧密联合，要紧密联合。务要将一切分歧埋葬。我们现今的工作，就是要倾尽我们一切体力和脑力神经的能力，扫除这些分歧，使众人都归于和谐。若容撒但凭着他那未成圣的大智慧得到哪怕最微小的立足之地，〔他必欢喜〕。

如今，当我看见你们怎样行事时，我的心思便领会了整个局势，以及你们若继续前行，并给那些离开我们的人哪怕最小的机会，将混乱带入我们队伍中所会产生结果。你们的缺乏智慧，正是撒但所乐见的。你那高声的宣告并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我蒙指示要对你说：你挑剔那些曾受上帝引导之人的著作中的瑕疵，并非出于上帝的感动。若这就是达尼尔斯长老要给百姓的智慧，就断不可给他任何正式的职位，因为他不能由因推果。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缄默，才是你的智慧。如今，凡是诸如挑剔那些已不在人世之人的出版物中的毛病之事，都不是上帝交给你们任何人去做的工作。因为若这些人——达尼尔斯长老和普雷斯科特长老——在城市工作上遵循了所赐下的指示，就必已有许许多多的人确信真理并悔改归正，其中包括一些有才能的人；而这些人〔如今〕却处一些永远不会被接触到的位置上。

“全世界都当被看作一个大家庭。既然你们有这样一座知识的泉源可供汲取，为什么竟任凭这世界多年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赐的见证之下灭亡呢？真正的宗教教导我们，要把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看作我们所能行善的对象。”

这篇文章已刊印多年：——《平衡的心智》，乃是给安德烈长老的见证。人的心智可以受培养，成为一种能力，知道何时当说话，也知道当承担并背负什么重担，因为基督是你的教师。当我看见你高举自己的智慧，并采取一种途径以引进意见分歧时，我甚为你惧怕。主呼召智慧的人，就是那些在沉默乃为智慧时能够缄默的人。你若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就需要借着耶稣基督得以成圣。现今有一项工作才刚刚开始，愿智慧显明在每一位传道人、每一位区会会长身上。然而，这里有一项工作，是你多年前就当着手的；在那里，你本是被需要为这同一项工作发声的。基督已将特别的指示赐给祂所有的子民，说明他们当作什么，以及不可作什么。留给我们用以成就主之公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能够明白主的道路。我看见，在你被立为会长之后，你的用意乃是要按着自己的谋划来推动诸事。你曾以为自己会作出奇妙的大事，然而那却是上帝未曾交在你手中去作的工作。如今，你的工作不是压制，乃是尽可能释放一切所需之事，只要主已经悦纳你来事奉。但你很早就已显出证据，表明智慧和成圣的判断并未由你表现出来。你贸然张扬了一些事；若不是主赐下亮光，这些事是不会被领受的。

我曾蒙指示，如此仓促的举动本不当有，甚至连再选你为总会主席一年之事也不该如此行。但主禁止再有任何这类仓促的处置，直等这事借着祷告呈到主面前；并且，既然你已领受信

息,知道落在主席身上的主工乃是极其庄严的责任,那么,你就没有道德上的权利,像你在“每日祭”这问题上那样骤然发作,并以为你的影响力能够决定此事。那里有哈斯凯尔长老,他一直担负着重大的责任;也有欧文长老,还有几位我可以提名的人,他们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

“你们对年长之人所当有的尊重在哪里呢?若不将一切负责的人都召来斟酌此事,你们还能行使什么权柄呢?但现在让我们来查究这件事。面对那被忽略的工作,我们现今必须重新思考:让你们显出热心,继续担负这工作甚至再过一年,这是否是主的判断。若你们在那将要与你们联合的帮助之下,再继续这工作一年,你和普雷斯科特长老身上就应当发生改变,并且要在上帝面前使你们自己的心谦卑下来。主必须在你们身上看见一种不同经验的表现,因为如果说现今有谁最需要重新悔改,那就是丹尼尔长老和普雷斯科特长老。”

当拣选七个人,这七个人应当是有智慧的人,并且借着上帝恩典的运行,[显出]重新归正的凭据。因为,凡那些瞎眼到不能由因推果的人,竟会忽视那些曾承担圣工责任和这些区会会长,[甚至使得]那些肩负这项工作两年多的人被置之不理,并导致如此轻率的后果,以致人们忽略那多年一直摆在他们面前的本分——在各城市作工——而对这些年长者的劝告竟毫不理会,或仅予极少注意,反倒宣讲他们自己所拣选要传给众人的事;这本身就见证了,将如此宏大而奇妙的工作托付给这样的人,是何等不稳妥。

“基督并没有死。祂决不容许祂的工作以这种奇异的方式继续进行。让那些书保持原样。若任何更改确属必要,上帝必使那更改中的和谐前后一致;但当一项信息已托付给人,并附带重大责任时,[上帝]所要求的乃是那借着爱心运行并洁净心灵的忠诚。达尼尔长老和普雷斯科特长老二人都需要重新悔改。已有一种奇异的工作混入进来,这与基督来到我们世界所要作的工作并不和谐;凡真正悔改归正的人,必作基督所作的工。”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作成那使父得荣耀的工。我们已经来到这危急关头——要么就在这预备时期 conform to the character of Jesus Christ,要么就不要尝试。Daniells 长老,[你不可]像你在类似情形之下所行的那样,任意高声发言。并且要明白,区会的会长并不是统治者。他是在与那些居于会长职位、并为上帝所悦纳的智慧之人一同作工。他没有自由去干预那些出自上帝所悦纳之人笔下、已经印行成书的著作。除非他们显出较少那种辖制人的、专横的权势,否则他们就不可再掌权。危机已经来到,因为上帝必被羞辱。”

主怎样看待那些尚未开垦的城市呢?基督在天上。如今所当承认的是——并没有君王般的统治。如今正是这世界的危机。如今我是拯救或毁灭的权能。如今正是万人的命运都在我手中的时候。我已舍命,为要拯救世界。并且“我若被举起来”,我所要赐下的救恩之恩典,必证明凡愿意被塑造成与神圣形像相似、并与我合而为一的人,必照我借着救赎之恩的大能所行的去行。凡愿意的人,都当与他的弟兄一同承担那托付给他们去做的工作;当他们在负有责任的岗位上,处于主所赐之劝勉之下时,务要竭力寻求与那位如此爱世界、甚至舍了自己的生命,作为拯救世界之完全祭性的主,完全和谐地同工。我对我们的传道人说:当他们开始在我们的城市中工作时,要使一种平静而神圣的气氛伴随着圣言的服事。若我们……,便不能在民众心中造成应有的印象……【本页下三分之一留白。】

“我从我的日记中抄录如下。真理如何在耶稣里,就当如何讲说它,为它祷告,并在其纯朴中相信其中的每一句话。倘若把这些错误带到那些离弃真道、听从引诱人的邪灵之人面前,带到那些不久前还与我们在信仰中的人面前,你又能得到什么益处呢?你要站在魔鬼

一边吗？当把你的注意力转向那些尚未开垦的田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项世界性的工作。我曾得着关于约翰·凯洛格的异象。”

一位极其具有吸引力的人物，代表着他所提出之那些似是而非论证的思想，所表达的情绪与真正的圣经真理迥然不同。而那些对新奇之事如饥似渴的人，正在推进一些 [如此似是而非的] 观点，以致普雷斯科特长老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丹尼尔斯长老也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即] 将自己缠裹于一种迷惑之内，以为若这些情绪能够到处宣讲，便会如同一个新世界一般。

“是的，本来会如此；但当他们的心思正这样被吸引时，我蒙指示看见，但以理长老和普雷斯科特长老正把带有属灵[主义]色彩的思想编织进他们的经验之中，并把我们的百姓引向那些美丽的情感；这些情感若有可能，连选民也要被迷惑。”

蒙拣选的人必不至于受迷惑；然而，必有一些与蒙拣选的人站在一起的人会受到迷惑。蒙拣选的人就是聪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将要受迷惑，不是吗？

在这一时期，作为聪明的童女，当那几乎要迷惑选民的试探临到之时，正当聪明的童女领受圣灵的浇灌，愚拙的童女所领受的是什么呢？乃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所说那强烈的迷惑。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将结合“常献的燔祭”一并加以论述。

——“正将一种带有属灵 [主义] 外观的情感编织进他们的经验之中，并以美丽的情感吸引我们的百姓，若是可能，连选民也要被迷惑。”

招魂术最根本的底线是什么？

说到扫罗王的故事，撒母耳说了什么？“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悖逆就是邪术。

扫罗最终落在何处？

听众中有人说：与隐多珥的女巫。

与隐多珥的女巫。

到底是什么使扫罗王作出那一连串事件，最终把他引到隐多珥的交鬼妇人那里去呢？乃是他把他的话置于神的话之上。有人已经告诉他当行的事，但他仍一意孤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属灵主义最根本的底线，就是把你的话置于神的话语之上。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就是巫术。

巫术，就是识别撒但如何使你落在他的影响之下。他如何迷惑你，这是一个与魔法性欺骗有关的术语。

当你被迷惑时，最先被迷惑的是谁？那施行巫术的人。它一切都始于我将自己的话置于上帝的话语之上。那就是巫术，那就是悖逆，而我就是那个已被迷惑的人。丹尼尔斯和普雷斯科特所发生的，正是如此。

而当这一切发生之时，Daniells 和 Prescott 试图引进的，乃是何种思想呢？乃是对“常献之祭”的一种错误看法。

那么,对“常献的”真正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它乃是异教,而异教乃是自我高举的宗教.这是一种宗教,起始于天庭之中;当撒但——当撒但——把他的话置于上帝之道以上时,他便将那不法的奥秘引入了人类历史之中.

不法的奥秘,乃是撒但迷惑我们的工作;也是撒但使我们把自己的话或他的话置于神的话语之上的工作.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查考“罪孽”一词.它会在《史特朗经文汇编》中给“罪孽”下定义.然后,当你追溯到词根时,“罪孽”的词根是什么? Alpha, alpha.那就是 Alpha 背道.

但以理斯和普雷斯科特是在什么时候鼓吹这种愚蠢的观点的呢?就在阿尔法背道时期.

所以,不要错过怀爱伦姊妹在这里关于迷惑选民,以及关于阅读以西结书第28章所说的话.她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她知道,这个“常献的”问题不仅在教义上是错误的,而且还要求那些要传讲关于“常献的”错误观点之人,将他们自己的话置于上帝的话语之上,并使他们落入受迷惑的地步;因此,他们就在撒但手中成了工具,以他们的悖逆去迷惑别人.

我不得不用笔写明这一事实:这些弟兄竟会在他们迷惑人的观念中看出种种缺陷,以致使真理陷于不确定之中;然而他们却仍摆出一副具有极大属灵辨识力的样子.现在我要告诉他们,当这事向我显明的时候,

人们说:“哦,怀爱伦,她对‘常献的祭’没有立场.”

“当我蒙指示看见此事时,正值但以理斯长老为提倡他关于“常献的祭”之见解而扬声如吹号;其后果也随即呈现在我面前.我们的百姓正变得困惑.我看见了那结果;随后又有警告赐给我:倘若但以理斯长老不顾后果,竟如此受感动,并任由自己相信他是在上帝的默示之下;”

这就是属灵主义.他把自己的话置于上帝的话语之上.他相信自己正受上帝的启示.

“倘若丹尼尔斯长老竟不顾后果,受这样的感动,并任由自己相信他是在上帝的默示之下行事,那么怀疑主义便会在我们各处的队伍中被播下,我们就会落到撒但传递其信息之处.坚定的不信与怀疑主义必将播撒在人心之中,而邪恶的奇异作物将取代真理.Ms 67, 1910, 1-8. Manuscript Release, volume 20, 17-22.”

今日,在整个复临信仰中,邪恶的怪异作物正在各处生长.

怀爱伦认同先驱派对2520的理解.

怀爱伦赞同先驱派的理解,即《但以理书》中的“常献的”乃是指异教主义.